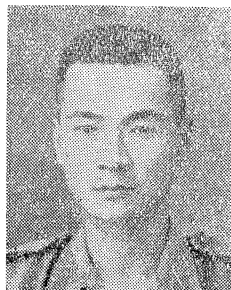


背
影



者作文本

——劍慧官上——

是一頓年青人的半身照片，頭上戴一頂學士帽，帽簷下藏着兩條濃重的長眉；大眼裡深鎖逼人的光，瘦而且直的鼻骨，如嶙峋的山嶺，嘴唇抿成一張弓；頰骨堅決的向下巴撐開，兩肩寬闊，給人一種負責到底的可怕感覺。

這年青人，就是剛從母親手中遞給我的父親的照片。

那時，他剛從大學畢業，我却從沒有見過他，但我彷彿對他很熟，可是一時又想不起。在我的意識中，他並不類似我的父親，是何種關係呢，我茫然。好像呀，好像我們同時出征，血戰沙場一位殉難的革命同志一樣。

「母親——我擎着照片，「這是父親麼？」

母親深深的嘆口氣，多紋的嘴

角，抽扭着。蒼老的眼眸有淚光浮出。

我看到母親為一種往事侵凌，但她始終強抑着逝去的情感，以衣袖沾一下淚痕，斷續的說：

「小衛，這，這就是你爺！」

「那麼，他究竟在那兒？」

「他，他，可憐！」母親又忍不住哭了，顫慄着說：「他死了，唉！」

「死了！」我失驚地。我對這位從未謀面的父親，似乎隔得很遠，也無情感。好像他除了掛着我的父親的空銜，對我只是路人；母親的淚並沒有牽動我的哀愁，我只怔怔地呆瞡着母親，照片從手中滑落。母親放下針線，俯偻着腰，似乎在躲避我的視線，她輕輕把它檢起，納入袖中。……

二



七

心地最慈悲的鹿大王，眼看着火已逼近了身邊，正在大家束手無策的時候，牠竟奮不顧身，勇敢地伸展了長頸，直達彼岸，口裏喊着：「你們快從我的身上走過去吧！快！快！」這時候，這一群患難的獸兄弟們，被鹿王那種勇敢的行為，無畏的精神，感動得紛紛淚下。大家想：我們這麼多人，要是一一都從鹿王身上走過去，牠怎能受得住呢？尤其是笨重如山的象伯伯和牛叔叔，豈不把鹿王的長頸都折斷了？大家正在猶疑不決，不敢向前



宗善作文



八

的時候，後面劈拍的火聲，已快燒近身來了。這時候，鹿大王急了！額上直淌着大汗，喊道：「弟兄們！快走吧！已不容再猶疑了。犧牲我一個人，只要大家得救，我是會很樂意的！快！快！」

這時候，猴大哥性子最急，已不再等了，第一個從鹿王身上，作試探性的，一跳一蹦地走了過去。梅花鹿姐姐眼看著猴大哥已走了過去，便急的什麼似的，却又不敢大着膽子走。嘴裏直咕囔着，怪怨猴大哥的自私，自己逃命要緊，連

兒時，聽到鄰人談起父親，他們說他是個怪人，一個荒唐而冷酷的怪人。平時沉默如一塊墓碑，他的笑難得掛上嘴唇；在家裡整天不說話，有時倒能無端哭上一天，或者在孤獨的時候，對鏡向影子狂笑。因此，那高瘦的軀殼，便成為鄉里的研究對象。

他雖然怪，在他那開朗高聳的額際，却是深埋着文章的。我們房裡的書櫥，全為他裝滿各色各樣的中西圖書，據說，那些沒有問世的：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哦……那一疊疊蒼勁的密密綫綫的鋼筆小楷的稿本，全是他的心血呢。

他在讀書時代很少回家，人們只憑記憶：是一個蕭瑟的深秋，他回家了；十九歲，他娶了我的母親。娶了母親之後，他又走了，直到完成他的大學學業，以後再也不見他回家來。於是，家鄉的人情，也就割斷了他。

後來，他們就把他當死一般的劃歸另一個世界。有時，我常問起母親，母親惟有淡淡的綳眉，說他出洋去了。到多年後，再也收不到他片紙隻字的消息，也只好承認他「死了」！死了！

現在，我為一種突來的情緒擾亂，又重提父親——事實，父親的事，已有十多年沒有提了，如不是這張照片的話——從母親口中，知道他確實死了，如果他還活着，又有誰證實他依然漂流在世？何況，兩次的大動亂中，縱是一個鐵人，也會化為灰燼呀。

我低頭默默冥想，有時瞞一下母親蒼老淒涼的面容，我知道她已沉入久經失去的青春，過去。

久客不歸無異死，故人入夢尚如生。……不知何時讀過這兩句詩，忽然從口中滑出來。再看看母親，她迅速的放下工作，踉蹌踉蹌跌入臥室。

我也有淚，癢癢的滾入嘴唇。

三、

窗外，黃葉飄零；殿上，有托木魚聲，伴着出家人的梵唄。在淒涼的秋夜，銀色的落葉裡，又勾起我許多稀奇古怪的想像：有一般人生幻滅的情感，湧上心頭。再也無法入夢。我悄悄的披衣下床，微恐驚動老僧「碧含」的夜讀。

門輕輕地拉開，逼人的（對病人而言），蕭瑟的夜風，直刺我枯瘦的肋骨，我借着月光，走出去。「衛，無法入夢麼？」殿上的碧含，停止讀經，關切地問我。

「唉，無法入夢！」
「想是為着往日的戀情，抑或看破人海的滄桑？」

「都是，也不是。」
「這是文學家的夢話。」

「不」，我匆匆地走下石級，「你倒像一位先知，擬想估計我的哀愁？」
我急迫的下了石級，不再打開他的夜課。

在梧桐杈杈的疏影下，擺了一條石凳，寂寞地坐看天上的明月追逐星星，讓如浪的白雲從它們腳下划過藍天。更荒涼了，可憐的病患。

「有什麼心事使你如此冷情？」
「哦」？我驚叫。「不，不，

我也不管了。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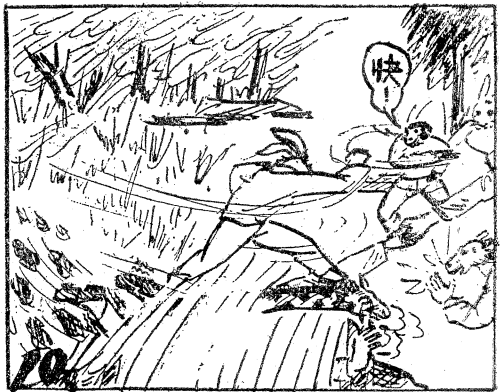
梅花鹿姐姐終於放大了膽子，小心地也從鹿大王的身上渡過了深澗。姑姑媽也算大膽，搶先跟着梅花姐姐走了過去。

接着牛叔叔也過去了，象伯伯也過去了。牠們笨重的身體，把鹿大王壓得氣也透不過來，只有勉強支持着，淚水和汗水，像雨一般地直流着，爲了要救度這一羣獸兄弟們，牠忍痛負擔着，讓牠們一一的走過去。

十

兔小妹因爲受了一點輕傷，跑得最慢，落在大家的後面。這時候鹿王實在忍受不住了，但他又不忍放棄這最後的一個，拼着全力，等候兔小妹。

猴哥兒又急起來了，大聲地催着兔小妹：



「快！快！別人都走過來了，你怎麼這樣的慢，快些加油呵！」
這一催，果然鼓起了兔小妹的勇氣，忍受着傷痛，一陣疾風似的跳了過來。

十一

兔小妹剛剛跳到彼岸，鹿大王便撒手墮下。因爲牠已無力再支持了，長頸間的皮膚，已被大家踏得血肉模糊，不忍一看了。牠遍體受傷，全部的力氣都消耗完了。大家眼望着鹿王墮下深澗，隨着急瀑流去，搶救也來不及了。

十二

啊！鹿大王終於爲了救度牠們這一羣獸兄弟們而犧牲了。但牠這種偉大的精神，是永久不會減去的。

小朋友！看！牠們都跪在那裏，每一個都是很悲傷地，流着淚，懷念着牠們的鹿大王！沉痛地，虔

沒什麼，我的心原是有顏色的」

「爲什麼？」老僧走過來。

「病好了，我想明天該走了」

「爲何那樣匆忙，好朋友！」

「爲不堪忍受古來的鐘聲」。

「你太消沉了，年青人！你太懦弱了！」

「呀！」我說，「難道你們出家人都是……」

他像鬼一般在我耳邊尖笑起來，可怕！

「老法師……」

「嗨！我是個窮和尚，別恭維我了，年青人！」他直截了當的說：

「我們不是一天了！如果你認爲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最好叫我「碧舍」，如果你認爲我能幫助你，你就該再留幾天；如果你需要寫作，我還可以爲你講些故事……」

我驚奇了，這和尚簡直有點「洋」了。我想，老和尚總得該像一株枯樹才對，否則，只能算一個沒有靈魂的屍體。

「那末」，我說，「就說你自己的吧！」

「我自己的？」他微微帶點震動。

「我都知道一位出家人的故事，像你這位出家人！」

我怔怔地從月影裡看到他熠熠放光的大眼，那裡瀉出奇異的火燄。那硬蹦蹦的下巴上，糊着一片濃黑如刺的虬鬚，好像抓緊着一股潛藏的力量。據我所知，「釋迦牟尼」就有那一片鬍子，那給予人類堅定生命的後備力量。

「怎麼不說啦！」他裂着大嘴，撇了撇瘦嶙嶙的鼻葉。

「可是，可是」。

「有什麼難言之隱麼？」

「不，我恐怕有傷出家人的尊嚴！」

「嗨！」他生硬的叫一聲，面容頓時凝成一塊冰，瞪着我。

「喂！老弟！」他深刻的向我搜尋，好像要從我的臉上尋獲他失去的一切。

「什麼事啊？」

「沒，沒什麼！」他依然直立瞪視我，沒有一絲表情，只是翻復着記憶，但是，他失望了，沒有尋獲什麼，那顆大頭顱勾了下來。

「嗨！」他呼地又抬起頭，「老弟，我對你很有興趣，很有興趣，我們有緣！我們有緣！」

「哦！」我笑了，「值得研究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這位有點怪的老和尚！」

「……」他把嘴脣變成一張弓，絡腮鬍子像刺蝟一樣蠕動起來。

「喂，老和尚！你是爲着失戀出家的吧。不就是因爲家裡窮，跑到廟上討口飯——但這不像——否則末，在政治舞臺上打垮了撤退下來的。再末……你是不是怕我撒野呢？……你是個逃犯！哦，不不……」

「嗨嗨嗨！」他笑着滋出白磷磷的大牙。

「哦，讓我想想看——我猜着了，正和我一樣在一場病之後，就出家了——總之，出家人……」

「呸！」他吐一大口唾沫，代表一種反擊，「要揭發我呀，小傢伙！我不瞞你，看你這模樣，倒像……」

「我都四十八了，你二十幾？」

「老和尚！別話裡有話呀！」

誠地爲他們的長頸鹿大王祈禱！牠們的生命，要不是仁慈的鹿王，這種捨己救人的果敢行爲，搭救他們度遠彼岸，不是早被林火燒死了嗎？牠們雖然得救了，但是大王却因此而作了壯烈的犧牲，這怎麼能叫牠們不傷感，不痛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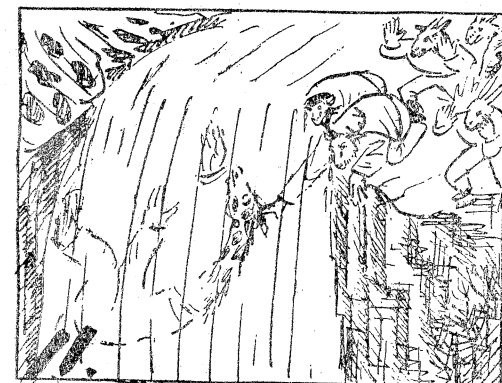
「我是最後被救度的，一個，大王！您爲了等候我，還勉力地支撐着最後的一分力，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啊！我偉大的鹿大王呵！」

兔小妹一手掩着臉，一手撐着疲憊的身子，哭倒在地下，叫喊着鹿大王。

「慈悲的鹿大王啊！您的肉體雖然已滅；但您的精神，將永久的存在着，不會消滅的！」象伯伯拖着沉重的聲調，打動了大家的心。

「對！鹿王精神不死！」猴哥附和着。這時候大家默默地祈禱着：每個人的心頭，湧現着鹿王的慈容！這偉大的慈容！

諸位小朋友！你們看鹿大王的這種捨己救人精神，偉大不偉大呢？你們要知道！這位鹿大王就是我們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沒有成佛以前的前身呵！這些被救度的羣獸，也就是他成佛的那一生所有被度的弟子們的前身。最後那個兔小妹，就是他成佛後涅槃前最後度的一個弟子叫做須跋陀羅的前身。所以我們要知道，佛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釋迦牟尼佛不但在這一生成佛度衆，就是在前生或前多生，生生世世；不論人道，或是畜道，上至天堂，下至地獄，那一道都去，普度衆生，真是不計其數。



寫在故事後面

小朋友！我們快在佛前發下一個志願：我們現在好好用功讀書，將來大起來的時候，要效學鹿王那種「犧牲自己，利益別人」的精神，才不愧是一個佛陀的弟子呢！

我抗議，「我是從不做人家兒子的，正等於沒有人資格做我父親一樣。你說，我們到像弟兄們，是不？是不，蘇曼殊的化身啊！……我廿四了！」

「怎樣？」他說，一點不做作，「讓我瞧瞧你！」

我站起來，拉長了臉湊上去。「看個够吧，中華民國陸軍少尉！」

「唔，額角很美！多粗的頭髮！高鼻骨！把牙滋出來！嚙！白生生的！來，比一比！」一般高，瘦，老兄弟！嗨嗨！……」

他夢一般的狂笑，像夜梟嗥過天空。

「好啦好啦！我曉笑他，」老和尚，我沒有你那一嘴刺鬍鬚子。」

「遲早要蓄出來的！遲早要蓄出來的！只差鬍子，唉！鬍子！」說着，他接按那一叢多髭的下巴。我們重新坐下。這是一個深夜，兩種不同的人生，一個少年，靜聽一位老僧敘述他的飄零。……

四、
「我，有過美麗的少年，」這老僧，閉上眼，走入記憶。「不為貧窮，也不為病。……」

「至於愛，我曾為它犧牲過，可是，愛情並沒有毀掉我生命的稜角！」

「雖然，我也曾參加過北伐！——黃河鐵橋上的日軍砲彈，從我頭頂飛過，却没有動蕩我愛國的雄心！那時，我是一個連的「黨代表」！——嗨！這你就不懂了，黨代表！」

「後來復員了，我依然回到我的大學，二十三歲我讀完了大學學

分」。

「你讀過大學？我還沒有哩！」

「別插嘴！起先，我讀文學，後來轉攻哲學——你知道，一個漂亮的年青人的生命，是少不了愛情的——在S市，我編織第一個綺麗的夢！」

「我們都是年青人——因非聖賢——我們都懷抱着火般的熱情——固然，那是易於冷卻的——我們熱戀着，互相感受人生第一次純潔的愛，第一次新開關的靈魂的土地的氣氛。」

「你得知道，愛——處女作——第一次的愛情，對一個脆弱的年青人，多麼重要！那是一場夢呀，完了！……忽忽三年，一陣暴風雨，完了！完了！」

「你是為了失戀而出家的了？」

「嗨！他截住了我的話，」就在二十多年前的今天——今天是九月十五吧——不，錯了，差幾天，我結婚了，奉命令！」

「這幸運呀！結婚！哦，真該死！你該開革命呀，你這老小子！」

「唉，我的天！——他自言自語，沒理我，」結婚後，我又回到S市，我們依然相愛；我以為，愛不一定代表結合，結合，亦不全部包括愛情；因此，我瞞了她，事實上，我底情緒是瞞不了她底「耶必特」箭般的眼眸的……」

「你聽我說，」他喃喃地，「在那年的前一年，她已染上了肺病，當她洞察我的賣身之後，她的病情才急轉直下，同時，也放棄了未完成的學業——她是學藝術的！」

「這簡直是悲劇，別再說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住嘴！」他突然瞪大着雙眼，嚴厲地給我一個警告：「她死了！……美麗的魔鬼！……」

說到這裡，我看到一雙矇矓的眼縫中，正跳躍着數不清的星光，那針刺般的短髮，如野豬的鬃毛在夜中抖法。

五、

「侯後，我拋棄了家，到處漂零：在政治漩渦裡，我打過滾；在高等學府裡，我教過書；在金融界，也討過飯；最後，我專心研究歷史……於是，浮過了虛幻的半生。」

「做和尚，還是二年前的事——出版了我那本『黑暗到黎明』之前。」

「是『耶必特』的箭射傷了你吧，還是『釋迦牟尼』向你誘惑？為了厭倦人生，抑或為了拯救人生？為了愛情，這是你放棄人生的理由，走向金裝的墳墓？」

「老兄弟！這你了解！這不祇為了個人生命，為了一個女人的鬼魂，把我拖入『狹義的愛』；你知道：『人生就是危險的漩流』；如果，你失了足，你將萬劫不復！」

「你知道：『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爲了這，你就把髮妻的痛苦，建築在出家人的暮鼓晨鐘裡；這等於你的救渡麼？這種血淋淋的現實，你放棄了！這是蠢事。舍本逐末，距離人生太遙遠了！以你的經歷，先生！可了不起哩！」

「和尚，不過你在逃避呢；你已向大時代投降了降！如果，我說得過大一點——你勢必是一個懦夫，否則，便是『柏拉圖』的幽靈！」

「呸！」他霍地站起，沿着院中石板道，扭歪着頭，在月光下，如一具午夜幽靈，口中喃喃的——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耳語：「最初一念——爲了世人的愛，『我非詭語，是真實語』。如今，看破了電光石火的人生註脚：那『一種無法統一的美與醜，愛與恨，……善良……』一切一切衆生的共業——引我歸入釋迦牟尼的正見，雖然，我的動機那麼狹窄，但它畢竟已引我走入靈魂的領域，……智慧的海洋……哦，這真是一個多麼光亮的宇宙。……」

我尾隨他，那位出家人——一個夜遊者的高瘦的背影——「哦，淒涼了，他後悔了！」我想。

「格格格格！」忽地他仰天鼻笑，嚇我一跳，「五十年，五十年，嗨！我還有一番大事做！我還有一番更大的工作！我沒有死，我不消極！我新生了！死去的！是過去，不是未來！不是未來！」

「釋迦牟尼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大轉法輪，大吹法螺，……我不解，但，突然有一種稀有的奇怪的東西融入我的靈魂；有徹骨的夜風穿過我的骨髓。……」

我茫然看到一個堅強瘦削的背影，緩慢而且自恃。我無法控制時的奔流，懷抱秋夜的蕭寂走入臥房。

使我難以入夢的——是我無法了解的——一個曾經在人生戰場上久經百戰的老兵，這古廟的幽靈。



我怎樣辦菩提樹？

朱以文

——兩年來的工作綜報導

有一位讀者來

信問我他說人家一個雜誌社，至少要有四五個辦事的人，你一個人怎樣辦「菩提樹」的？我說：這也並不是難事，譬如說人家的辦公時間規定每日八小時，其中除了抽煙，喝茶一小時，閑談一小時，看報半小時，遲到早退半小時，瞌睡半小時，空坐半小時外，實際工作的時間恐怕很少有超過四小時的；我呢，最忙的時候，往往從早晨五時起來後一直幹到晚上的十一點以後，除了吃飯大小便以外實際工作有十七小時左右之多，這樣算起來，一個人抵幾個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並沒有誇大，自然，閑的時候也有。但空的時間都在外面奔走；因為在外面的時間多，所以回家後堆積的工作也就跟着緊張起來了。今天，趁此兩週歲的誕辰，不妨來談一談我怎樣辦菩提樹的實際工作情形，也借此為二年來的工作綜合報導，俾關心本刊的讀者先生們，有所瞭解。

一、編輯部門

1. 組織

名義上我們有一個編輯委員會的組織，但實際上各委員都散居各地，不要說按月集會是不可能，即使半載一年也談何容易。因此除了在臺中的幾位作者能够經常聚會外

，其他各地就祇有趁着公便，逐一登門求教，但是其中也有遠在香港海外的，或是軍旅行止不定的，那就端賴綠衣使者的傳遞請益了。

本來，編者想借這創刊兩週年的機會，在臺中舉行一次作者座談會的，曾經徵求過一部份作者的意見，有的認為可以；有的認為似無必要。前者的理由是可以藉此交換一些意見，作為改進本刊的南針；後者的理由不但於時間上有困難，同時也需要相當的化費；方倫老居士更說得痛快，他說：其實大家助佛轉輪，地無分南北，所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晤聚與否，不成問題。若有志捨此報身，將來在極樂國圖個永聚，此乃徹底辦法，時間須臾即至也。他們處處關注愛顧，令人感激。決定保留到三週年時再視機緣而辦。不過為了聯繫感情，擴大推廣佛法起見，編者仍想利用空間，分別在南部北部舉辦一次，不但是作者，而是作者與讀者的聯歡會，凡是就近的作者和讀者，都可參加。因為我知道有許多讀者，對於某某大德的文字，仰慕已久，但尚未見過一面，我們想借此機會見一次面，既不多化費用，又可使本刊的作者讀者和編者間打成一片，交換一些對今後本刊應行改進的意見。

2. 作者

讀者先生們一定很熟悉，在本刊上與各位結文字緣最久也最多的作者，要算念生居士，方倫居士，唐湘清居士，融照法師，斌宗法師等幾位，可說是本刊最鋒利的幾支權威之筆了。其他如南亭，木如，浮生，煮雲，星雲等法師，朱鏡宙居士以及已示寂的慈老法師等也經常替本刊撰稿，最近一年來，又增添了一批生力軍，如程觀心，田倩君，上官慧劍，王少鵬，王炯如等居士，香港的文珠尼師等，使本刊顯得更活潑，更有生氣，其中有幾位是讀了本刊纔起信的，想不到短短期間，已由讀者群中，走進了作者圈里來，在弘法人才缺乏的今天，這棵樹竟兼作了佛法的速成班，能說不是奇蹟嗎？

3. 選稿

本刊對於文章的採取，一向很小心；無論是論著，或是小說，我們都很審慎。由於作者多是具有正知正見，或學佛多年的大德長者，自然也不會出什麼毛病。就是讀者投稿，凡是知見欠正，會瞞人眼目的謬論邪說一概不用；他們也知道本刊立場正確，更不願作我們紙篋中的來賓，省了編者不少的時間。

近來佛刊驟增，力量分散，不免有時感到稿子會有點問題；如果本刊經濟條件許可，很想致送稿酬。雖然有許多大德，他們旨在弘法

六、

「母親」！我從依稀恍惚的記憶中醒來。我看到一個酷似父親的人！

「在哪裡？」母親驚惶地從房裡奔出：「小衛，他是怎樣的人？他不是有了女人，也有了一群鬼子孤孫！」

「不！」我說：「但我不能確定，我只是說他的輪廓酷似這張照片：但他老了，他是一位出家人！」

「出家人」！

「唉！」
「哦，我恨出家人，我恨和尚，他奪走我的丈夫！他奪走了我的父親！我恨他們！我恨他們！……」
「母親失常地吼着。」

「母親，」我說，「奪走他，奪走父親的——倒不是和尚，母親！奪走他的，只是作繭自縛的人類情感，是一種人世的垢病，是一種以科學的眼光判斷佛學」的小圈圍主義。」

母親狼狽地瞪我一眼：「滿嘴荒唐呀，你這小畜生！你這小畜生！你也受和尚傳染了！……」
在黃昏的結尾，我又聽到一陣淒涼的母性嗚咽領導着愛情的幻滅，跌入晚秋的夜晚。……

本文作者

（照片刊在題首）

「上官慧劍」是筆名，他的真姓名是陳劍慧。今年三十歲，江蘇籍。是一位富有熱誠的青年人，歷任報刊通訊員，特約記者。在軍伍中從二等輸送兵幹起，繼而上等輕手，中士砲長，上士軍需，少中尉排長，以至上尉副隊長，營級指導員等職。現職為：陸軍上尉。